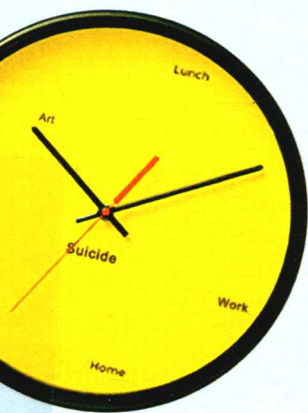


SUICIDIOS
EJEMPLARES

消失的 艺术

Enrique
Vila-Matas

〔西〕恩里克·比拉-马塔斯——著
施杰 李雪菲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消失的艺术

〔西〕恩里克·比拉-马塔斯——著

施杰 李雪菲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5626

Enrique Vila-Matas
SUICIDIOS EJEMPLARES

Copyright © 1991 by Enrique Vila-Matas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MB Agencia Literaria SL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2018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.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艺术/(西)恩里克·比拉-马塔斯著;施杰,
李雪菲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ISBN 978-7-02-013520-2

I. ①消… II. ①恩… ②施… ③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西班牙-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0722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欧雪勤
封面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8 千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8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20-2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001	旅行，失去国度
004	死于萨乌达德
027	来电兄弟募集中
053	罗莎·施瓦泽重获新生
082	消失的艺术
103	黑鸢尾之夜
142	疲倦者的时刻
153	一项非常实用的发明
179	他们让我说出我是谁
209	至死不渝的爱情
236	风暴收集者
252	我们就别再搞文学了吧

旅行，失去国度

几年前，摩洛哥菲斯新城的墙面上开始出现一种神秘的刻痕。后来发觉，刻划者是一名流浪汉，这位外来农民尚未融入城市生活，为向自己指引方向，不得不将内心秘图的旅行路线标注在现代城市的形貌上；对他来说，后者陌生而充满敌意。

写作这本针对陌生而充满敌意的生活的书时，我的想法是，采用与菲斯的流浪汉相仿的方法，即为了确认自己在自杀迷宫中所处的方位，将我内心文学秘图的旅行线路标记出来，期待它能与如此吸引我最爱角色的路径相合，也就是萨维尼奥在《密闭的忧伤》中描述的那

位罗马人：他旅行，最初沉溺在乡愁里，随即被幽默的悲戚侵袭，于是他寻找起诙谐的静谧，最终——“有本事就制止这个将自杀夹在扣眼里行走的人吧。”瑞冈特^①如是说——他果敢自尽，体面赴死，仿佛在激越中抗议愚蠢，不愿黯然消解在流年里。

“我为认识我的地理而旅行。”世纪初，一个疯子在法国一家精神病院的墙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。这令我想起佩索阿^②（《旅行，失去国度》），便仿写道：旅行，失去自杀，悉数失去它们；旅行，直到在书中穷尽现存于世的所有尊贵死法。而后，当一切结束，让读者逆着菲斯农民的路径而行，携带着些许测绘学的疯狂，扮演奥皮奇努斯的角色：这位四世纪初的意大

① 雅克·瑞冈特（1898—1929），法国诗人，达达主义者。其作品经常围绕自杀主题，他也在三十岁时开枪自杀。——本书注解凡未特别标明，均为译者注。

② 费尔南多·佩索阿（1888—1935），葡萄牙诗人、作家，葡萄牙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。

利神父热衷于解译地图的含义，将内心世界投射其上——他只描绘地中海海岸的形状，不时将方向相反的另一地形覆盖在上面，再画上他生命中的人物，写下他对任何题材的意见和看法——即是说，任读者将内心世界投射到这张道德之旅的文学秘图上——它于此诞生，却已然自杀。

死于萨乌达德^①

那时我九岁，为防无所事事，我给自己找了份新活计：探寻那些发生在家庭与学校之外的事件，任凭好奇心在我心中滋长。那是突如其来的对未知的追猎；未知，或称街头王国，也等同于我家所在的圣路易斯大道。

傍晚，我不从学校直接回家，而是在大道上段磨蹭一会儿，看行人熙来攘往。父母八点才到家，我可以在放学路上耽搁近一个小时，

① 葡萄牙语词汇，意为“怀旧情绪，对已失去的人或事的渴望”。

这是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候，因为总会发生些什么，从不像另一个世界那样波澜不兴，哪怕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我来说也已足够：哪位胖阿姨跌了一跤；再比如，海湾之风吹走了谁的草帽——可够倒霉的；爸爸狠抽儿子一个大嘴巴子；维纳斯影院女售票员在公然行恶；基督徒从穆斯林法官处进进出出。

街道夺走了我在家自习的一个小时，要补回来也简单，我缩减了晚餐后的阅读时间，以至于某一天，圣路易斯大道的魅力大到让我一分钟都没给那些经典著作剩下，换言之，大道完全取代了小说的地位。

那天我斗胆，十点才到家：晚餐时间，分毫不差。我被街头的一个不解之谜攫住了。一位女士在维纳斯影院前疑怯徘徊。我起初以为她在等她男友或丈夫，但当我略微走近，发觉——无论是从穿着还是她遇人便上前攀谈的行为方式——这是个女乞丐。当时的我已读过

不少故事，我似乎在这乞丐身上见到了一位被黜女王的威严。但那只是一时印象，我很快回归现实，她也变回为那个世俗的流浪汉。我本想给她我唯一的一枚硬币，却见她从我身边走过，并未讨要钱财，想必是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：穷鬼小学生。可一转眼，她又跟小露丝——老师的女儿——要起施舍，还在她耳旁嘟哝了句什么，吓得女孩快步离开。我再度经过她身边，女乞丐又一次忽略了我。而后来了个衣装笔挺的男人，她同样二话不说将他放过。但当稍后一位妇人出现时，乞丐几乎是扑了上去，摊开手掌，对她耳语起那句神秘的话——妇人也加快了脚步，显然受到了惊吓。又过来个男人，她再次无动于衷，不说也不求，任他经过。而当杂货店员何塞菲娜到来，她边讨钱边抖出那句秘语，何塞菲娜也加紧了步伐。

很明显，她只和女人说话，但她说了些什么？又为何只针对她们？接下来几天，这个谜

让我无心学习，不愿躲藏在伟大小说的荫蔽里。可以说我变成了这么一个人：在街上闲逛不够，还把这习惯带回了家。

“最近你游手好闲的在干吗呢？”有天我妈问我，打小她就给我灌输业精于勤的观念，面对我的变化，她尤其警醒。

“解谜。”说着，我猛地关上了厨房的门。

次日，海湾之风比往常更强劲，几乎所有人都躲在家里。我不。我学会了热爱街道、热爱风暴，如我的乞丐一样热爱它们。遽然间，仿佛这共同的爱拥有制造事件的能力，一件始料未及、着实惊人的事情发生了。一个女人经过，女乞丐立即上去攀谈，并将那句骇人的句子道予她听。女人怔了怔，弯起嘴角，似乎有些惊异。于是乞丐又补充了两句。待她说完，女人塞给她一枚硬币，平静地离开了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人生中总有一刻会教你永远战胜羞怯。我

意识到那一刻来了，于是上前问那个女人，乞丐对她说了些什么。

“没什么，”她说，“一个小故事。”

语罢，她像被海湾之风催促着，拐过街角，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。

第二天我没去上学。下午六点，我从维纳斯影院门前走过，穿着我妈的衣服：黑色纺纱罩衫、蓝裙子、大红皮靴、宽大的白帽子。我涂了口红，还在脸上点了雀斑，眼睁得煞圆，像两盏探照灯。生怕这样的伪装还不足以让那乞丐上钩，我又背上一个斜挎包，左手拎了一大袋吃的——没有瓶瓶罐罐，所以不太重，里面有小面包、咖啡粉、两条羊排和一包杏仁。

走到乞丐那儿，我朝她微笑。她当即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，眼仁都顶了出来。尽管看似矛盾，那谄妄的眼神却像有磁性一般。我听人说起过疯狂女神，我觉得现在她就站在我跟前。

“我们都是无所事事的人。”她对我耳语着，

摊开了右手。

她掌心里有一枚古旧的钱币，是早已被弃用的。同样久远的是她赤脚的节奏。我愣在那儿，而她继续说道：

“对我们来说，这辈子是不是真的太长了？那就听听我的故事吧。”

风拍打着我的脸，我发现我的双腿在颤抖。风带回她狰狞的笑声，我感觉那谵妄的、带有磁性的、镜子般的眼神正试图支配我。我扔下挎包，抛下食品袋。我不想听了。我不想听什么故事。

我拽下靴子，落荒而逃。全速逃离是因为我顿时醒悟：适才我清晰见到的，正是那摧残着城市街道的灾祸的面容——我父母称呼其名时总会放低声音：海湾之风——它将多少人搅动。

回到家，我飞速换下衣服，畅快地吃了点心——好几天没吃了——七点整，我已在埋头自习。我告诉自己，接下来要回到非常忙碌的

状态；做完功课，用过晚餐，我要以与此前相同的热情投入到小说的阅读中——记得那一个个冬夜，它们曾让我辗转反侧、欲罢不能。但我没法集中精神，因为我知道，在外头，在窗户另一边的圣路易斯大道上，令人毛骨悚然却又勾魂摄魄的，风——海湾之风——仍在全力呼啸。

那会儿我很少抱怨，不像现在，总发牢骚。有时我会想，不该抱怨那么多。说到底，我过得还不错。我还年轻，尚有能力——或余力——画些朝花夕拾的东西，在绘画界也有点名气。我老婆漂亮又聪明。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爱我的两个女儿。总之，我很难找到理由不幸福。但我不幸福。我走在这里，走在冷温室^①中，自觉像个流浪者，自杀的念头不时

① 指位于里斯本爱德华七世公园里的一个植物园。

袭击着我；在里斯本，这座坐拥无数优美跳楼地的城市，我的目光谵妄如同幼年时的女乞丐，今早醒来时，我坐在酒店房间的阴暗角落里哭泣。

在这座距家千里的城市，一早我哭着醒来，不知为了什么。或许是为了那幅从很久以前便抗拒着我的画，我每每提笔，却总无法完成，它让我想起赤脚的节奏，维纳斯影院前女乞丐的古老的节奏；那之后的一周，惊魂未定的我在伊莎贝尔——来接奥拉西奥·维加放学的女佣——身上再次见到了它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女佣穿着全套制服，却把鞋拎在手上，仿佛一场疲累的宫廷舞会刚刚散场。她像是在模仿我的女乞丐，抑或仓皇而逃的我——我因海湾之风逃走时亦把鞋子抓在了手中。

所以我记得她，记得那么清晰，却画不下来。她总能用她脚丫古老的节奏顺利溜走。也许正因如此（我没法为占据我的不安找到另外

一种解释)，我在冷温室中忧伤地漫步，自觉像个流浪者，企图拨开无情侵扰着我的诱惑，那纵身一跃的诱惑。

我如流浪者般行走着，不时在玻璃上见到自己流离的形廓，一边对自己说，生命在生命中遥不可及，生命低于自己太多。此外，人绝无可能得到它的全部。成为大人太可笑了。竟有人说他此生圆满。为什么否认呢，万般皆空。至少给我留个念想啊，让我去完成那幅拒我于千里之外的画作，画里，伊莎贝尔一身制服，在学校的绿茵操场上蹦跳，和着如我们漂泊侧影般古老的节奏。

我不该骗自己。事实上，我什么都没画。我什么都没画过。我根本就不画画。我从没画过一幅画。我确实还年轻，老婆漂亮又聪明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很爱我的两个女儿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就像我从没创作过哪怕一幅画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在加雷特街上忧伤

地漫步，自觉像个流浪者，勾勒着（只在脑中，且从未完成）那些童年的回忆。我想，若奥拉西奥·维加，我的朋友奥拉西奥——他现在应该坐在办公室里——见到我的话，他会哈哈大笑：从小学时代起他就老说我什么事都完不成。

“连儿童画报都读不到底，”他说，“我看你开始的事情，就没有哪件能够坚持到最后的。”

他的意见不无道理。连试图反驳的那句话我都没能说全。奥拉西奥总让我肃然起敬：这是个多智老成的孩子，说出来的话好像大人。一天傍晚，我望着从校园一角探出的月亮，听他说道：

“你在逃避完整。”

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这并非新闻，当奥拉西奥谈起他的祖父——一位英勇的船长时，我同样满头雾水。每次讲起祖父的故事，他总会使用一种隐晦错综的语言。由于大部分时候都听不明白，我常会想起自己的祖父：他只是